

曹植《白马篇》本事新说

王京州

内容摘要:从曹植《白马篇》的曲题和首句中的“白马”入手,可证其本事为公孙瓒及其统帅的“白马义从”。《白马篇》的描写与王粲《英雄记》及《后汉书·公孙瓒传》的相关记载具有高度契合性,其中王粲《英雄记》很可能即是曹植《白马篇》取用公孙瓒本事的史源。公孙瓒与曹操之间没有利害冲突,前者的很多经验为后者吸取,所以曹魏集团对公孙瓒应是持同情态度的。曹植在《白马篇》中颂美公孙瓒及其“白马义从”,并不违碍所在集团的政治利益。

关键词:曹植 《白马篇》 公孙瓒 白马义从 《英雄记》

一、问题的提出

曹植《白马篇》的创作有没有原型和本事呢?一般的看法是否定的。《白马篇》里的“游侠儿”形象与作者本人即具有契合性:幽并游侠儿的高超武艺和爱国精神,正合得上曹植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和憧憬,因此“自况”说一直占据主流的位置^①。然而细绎此诗,发现很多表述隐含指向性,似非泛泛而谈。

这种指向性首先表现在两方面:一是诗中对地理方位和敌军族名的描写,具有写实的特征,主要包括“连翩西北驰”、“羽檄从北来”、“长驱蹈匈奴,左顾陵鲜卑”四句。其中“西北驰”、“从北来”表明敌情起于北方,显然与曹植笔下的“吴国为我仇”(《杂诗》其五)、“擒权馘亮”(《求自试表》)等表述是“南辕北辙”的,而匈奴、鲜卑固然可能连类而及,未必全是实录,但也不至于尽出寄托。

二是诗中的细节描写十分逼真,使人身临其境,具有某种既视感。不管是描述主人公的精湛射术与骑术,“控弦破左的,右发摧月支。仰手接飞猱,俯身散马蹄”;还是突然降临的战情,“边城多警急,虏骑数迁移。羽檄从北来,厉马登高堤”;以及诗末对捐躯报国的慷慨陈词,均像是作者在亲见某一原型或事

^①朱乾《乐府正义》“此寓意于幽并游侠,实自况也”的说法具有代表性,此后对《白马篇》的解读一般都采用此种说法。详参黄节:《曹子建诗注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57年,第71页。

件的基础上,再加以艺术创造的结果。

有鉴于此,学者相继对曹植《白马篇》的原型和本事进行了探索,先后形成三种说法:一是古直提出的张辽说^①,二是徐公持提出的曹彰说^②,三是张应斌提出的曹丕说^③。前两种说法具有相似性,均将《白马篇》的发生背景置于北方的战场,徐公持还特别强调了曹彰北征代郡乌桓,“代郡属并州,在今山西省北部,自邺出发,则正当‘西北驰’”。后一种说法则滤去了战争的因素,而止于认定其为曹植在“兄长超群的骑术箭术和惊心动魄的英雄事迹”感召下的产物。

与此同时,《白马篇》中还有一些重要的辞内证据,被以往的研究者忽略了。一是曲题和首句中的“白马”,除了出于同“金羈”在颜色上的搭配,具有惊艳的效果之外,是否还有特定的指向和含义?一般来说,曲名是本事记载的关键字眼,也是本事内容的精当概括。《白马篇》以首句前两字为曲题,看似是循例,实际上也蕴含了对本事的指认,需要特别予以考察。

二是“连翩西北驰”的“连翩”,具有络绎不绝、连续不断之意,《名都篇》亦写到“连翩击鞠壤,巧捷惟万端”,由此则“连翩西北驰”的游侠儿并不是,至少不仅仅是孤独的将帅和英雄,此处描述的重点应是战士群体的形象。再联系“名编壮士籍,不得中顾私”,也指向普通的士兵,以及士兵群体,则对于本事的考索,似不能只瞩目于将帅。

三是“父母且不顾,何言子与妻”的描述过于激切,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英勇赴敌和奋不顾身,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背离了儒家伦理,可以说是闯入了禁区。如果说《白马篇》的原型是曹彰或曹丕,曹植怎么可能在歌颂嫡亲兄长的事迹时,掺入这种不顾父母和妻子的“愚勇”呢?

二、本事新证

近读俞绍初辑校《建安七子集》所附王粲《英雄记》,发现其中详细记载了公孙瓒的事迹,由此大胆假设公孙瓒及其组建的“白马义从”为曹植《白马篇》的原型和本事,并结合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等相关史料,小心求证如下:

(一)曲辞:白马饰金羈,连翩西北驰。

本事:王粲《英雄记》^④:瓒每与虏战,常乘白马,追不虚发,数获戎捷。虏相告云:“当避白马。”因虏所忌,简其白马数千匹,选骑射之士,号为“白

①古直:《曹子建诗笺定本》,《层冰堂五种》之一,中华书局聚珍仿宋本,1935年。

②徐公持:《曹植诗歌的写作时间问题》,《文史》第6辑,第152-153页。

③张应斌:《曹植〈白马篇〉的原型蠡测》,《汕头大学学报》2006年第6期,第41-44页。

④王粲《英雄记》又称《汉末英雄记》、《英雄交争记》,该书久已亡佚,唐宋类书多有征引,《汉魏丛书》、《黄氏逸书考》等据以采辑,各编为一卷(刘志伟:《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英雄传记——试论王粲〈英雄记〉》,《兰州大学学报》2002年第3期,第74-79页。顾农:《关于王粲〈英雄记〉》,《国学》2013年第8期,第46-47页)。俞绍初先生校点《王粲集》时,收入《建安七子集》附录《建安七子杂著汇编》(中华书局,2005年,第219-261页)下引该书均据此本。

白马义从”。一曰胡夷健者常乘白马，瓚有健骑数千，多乘白马，故以号焉。

《后汉书·公孙瓚传》：瓚常与善射之士数十人，皆乘白马，以为左右翼，自号“白马义从”。乌桓更相告语，避白马长史。乃画作瓚形，驰骑射之，中者咸称万岁。虏自此之后，遂远窜塞外。^①

考证：《英雄记》所载包含三层含义：一是公孙瓚常乘白马，二是胡族将士常乘白马，三是公孙瓚因势利导，建立了号为“白马义从”的骑兵部队。纯色的白马在当时并非寻常，“数千”疑为“数十”之讹，《后汉书》所记更像实录。由于白马的珍稀以及“将军不敢骑白马”^②的避忌，公孙瓚敢于突破传统，临阵而自标异，在与鲜卑、乌桓等强敌的战争中屡屡告捷。“白马义从”的命名乃以战马的颜色为标识，在当时应该是独树一帜，极为引人瞩目的。五臣之刘良在注释《白马篇》时指出“见乘白马者故有此曲”^③，或许便是对这一本事的含糊指认。

(二)曲辞：借问谁家子？幽并游侠儿。少小去乡邑，扬声沙漠陲。

本事：《后汉书·公孙瓚传》：公孙瓚字伯珪，辽西令支人也。^④

《三国志·蜀书·赵云传》注引《云别传》：时袁绍称冀州牧，瓚深忧州人之从绍也，善云来附，嘲云曰：“闻贵州人皆愿袁氏，君何独回心，迷而能反乎？”云答曰：“天下汹汹，未知孰是，民有倒县之厄，鄙州论议，从仁政所在，不为忽袁公私明将军也。”遂与瓚征讨。^⑤

考证：公孙瓚本人为辽西令支人，今属河北迁安，正在古幽州的境域之内。观《赵云传》所载，知其所招募的将士也多从幽州而来，而赵云很可能便是白马义从的成员，由此推知“幽并游侠儿”的描述，是对公孙瓚及其“白马义从”籍贯的实录。

(三)曲辞：宿昔秉良弓，楛矢何参差。控弦破左的，右发摧月支。仰手接飞猱，俯身散马蹄。狡捷过猴猿，勇剽若豹螭。

本事：王粲《英雄记》：瓚步兵三万馀人为方阵，骑为两翼，左右各五千馀匹，白马义从为中坚，亦分作两校，左射右，右射左，旌旗铠甲，光照天地。

考证：《英雄记》此载白马义从覆灭的界桥之战，并非是此段曲辞的本事，然而描述白马义从作战的场景，以此段最为详悉。白马义从与鲜卑、乌桓作战情形，可据此以推。《英雄记》与《后汉书·公孙瓚传》均强调白马义从为“骑射之士”、“善射之士”，却不详其骑射之术的具体情况，曹植在《白马篇》对骑术、射术描绘时应当加入了作者的合理想象和艺术加工。

(四)曲辞：边城多警急，虏骑数迁移。羽檄从北来，厉马登高堤。长驱蹈匈奴，左顾凌鲜卑。

本事：王粲《英雄记》：公孙瓚除辽东属国长史，连接边寇。每有警，辄

①范晔：《后汉书》，中华书局，1965年，第2359页。

②何宁：《淮南子集解》，中华书局，1998年，第1118页。

③《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1697页。

④范晔：《后汉书》，第2357页。

⑤陈寿撰、裴松之注：《三国志》，中华书局，1971年，第948-949页。

厉色愤怒如赴雠，敌望尘奔，继之夜战。虏识瓚声，惮其勇，莫敢犯之。

《后汉书·公孙瓚传》：瓚还郡，举孝廉，除辽东属国长史。尝从数十骑出行塞下，卒逢鲜卑数百骑。瓚乃退入空亭，约其从者曰：“今不奔之，则死尽矣。”乃自持两刃矛，驰出冲贼，杀伤数十人，瓚左右亦亡其半，遂得免。^①

考证：曹植对举匈奴、鲜卑，可偏指其中一名，但不应与二者皆无涉。前人指认张辽、曹彰为《白马篇》原型，殊不知二人所征讨的对象主要是乌桓。乌桓为东胡部落联盟中的一支，不仅与鲜卑不同，更与匈奴是不同的两个古族。曹彰北征乌桓，鲜卑大人轲比能“观望强弱”从而“请服”，并未发生正面冲突^②。而在边地与公孙瓚对抗的部族除了乌桓，还有鲜卑，与曹植《白马篇》更为相合。

(五)曲辞：弃身锋刃端，性命安可怀？父母且不顾，何言子与妻！名编壮士籍，不得中顾私。捐躯赴国难，视死忽如归！

本事：袁绍《与公孙瓚书》：足下超然自逸，矜其威诈，谓天罔可吞，英雄可灭，果令贵弟殒于锋刃之端。^③

《三国志·魏书·公孙瓚传》：绍候者得其书，如期举火。瓚以为救兵至，遂出欲战。绍设伏击，大破之，复还守。绍为地道，突坏其楼，稍至中京。瓚自知必败，尽杀其妻子，乃自杀。^④

考证：公孙瓚兵败自杀，而且在自杀前先杀妻与子，《后汉书·公孙瓚传》记载“悉缢其姊妹妻子”^⑤，则当时是举族自毁，异常惨烈。曹植《白马篇》“父母且不顾，何言子与妻”，含有对公孙瓚之死的悲悯，惟其紧承对捐躯赴难、视死如归的描写，一气呵成，使人浑然不觉。

三、本事的背景

以上所证曹植《白马篇》本事为公孙瓚及其统帅的“白马义从”，其契合度远高于张辽及曹丕、曹彰兄弟。曹植以公孙瓚及“白马义从”为本事进行创作，并非出于亲见，而应是通过取阅《英雄记》一书。王粲的《英雄记》成书于建安

①范曄：《后汉书》，第2358页。

②《三国志·魏书·曹彰传》载曹彰除大破乌桓外，还有“降服辽东鲜卑大人轲比能”之事迹，然而曹彰率领的魏军并未与鲜卑发生直接的正面冲突，而是轲比能“观望强弱”、判断形势从而“请服”的结果（陈寿撰、裴松之注：《三国志》，第556页）。鲜卑强盛并与曹魏交战的年代晚出，所以赵幼文先生将《白马篇》系于魏明帝太和时期，称“曹睿时代，鲜卑强盛。部帅轲比能与蜀汉联结，给曹魏西北边防以强大压力。而匈奴部族散居在长城之内，也予魏国安全以威胁”（赵幼文：《曹植集校注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4年，第413页），其着眼点也是诗中的“左顾陵鲜卑，长驱蹈匈奴”两句。关于乌桓、鲜卑与曹魏之间的关系，还可参阅曹永年：《三国两晋时期的内蒙古》，《古代北方民族史丛考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137-148页。

③陈寿撰、裴松之注：《三国志》，第245页。

④陈寿撰、裴松之注：《三国志》，第244页。

⑤范曄：《后汉书》，第2364页。

十三年(208)归曹前后,以王粲与曹植的关系来看,曹植一定是《英雄记》的潜在读者。曹植在阅读该书时尤瞩目于公孙瓒“白马义从”的相关事迹,“感于哀乐,缘事而发”,在此本事的基础上,精骛神游,援笔命辞,最终撰成《白马篇》。

曹植取用公孙瓒为原型写作《白马篇》,在军阀混战、政治社会异常复杂的汉末时代,有没有违碍之处?换言之,曹操与公孙瓒两派的关系是友好还是敌对?假如二人彼此对立、水火不容,曹植怎么可能用赞颂的笔调,将公孙瓒的事迹作为创制曲辞的本事呢?

曹操在公孙瓒与袁绍的争持过程中,曾与公孙瓒书,对袁绍佯助而实攻,见陈琳《为袁绍檄豫州》,“往者伐鼓北征公孙瓒,强寇桀逆,拒围一年。操因其未破,阴交书命,外助王师,内相掩袭”^①。事实上,曹操与袁绍之间的长期争战,与公孙瓒前期与刘虞、后期与袁绍之间战争的性质是一样的,都是军阀割据势力的互相征伐和兼并。只不过,针对共同的敌人袁绍来说,曹操是一个胜利者,公孙瓒则是一个失败者。

曹操不仅与公孙瓒有共同的利益和敌人,甚或可能还曾发生联盟和合作,而且二人的家族出身与人才政策也有相似之处。公孙瓒“家世二千石”,“以母贱,遂为郡小吏”。虽然出身于世家大族,却由于“母贱”,便在封建礼法约束之下,无法获得重用。曹操出身于宦官之家,也不受清流士族的认可。公孙瓒的用人政策是排斥衣冠子弟,正如方诗铭所揭示的:“与世族、豪杰的代表人物袁绍不同,公孙瓒所依靠的,不是当地的大姓豪族,而是所谓的‘商贩庸儿’。”^②公孙瓒依靠贾人富室的财力支持,并且大量招募出身于“徒附”之类的死士,而对衣冠子弟多所抑制,“瓒统内外,衣冠子弟有材秀者,必抑使困在穷苦之地”(《英雄记》)。曹操的高明之处在于,他既能充分发掘来自底层的势力,“唯才是举”,同时还尽可能争取大姓豪族的支持。

公孙瓒在平定黄巾军时建立奇功,以及率先实行屯田政策,与曹操的勋绩和政见均有相似之处。《后汉书·公孙瓒传》载:“初平二年,青、徐黄巾三十万众入勃海界,欲与黑山合。瓒率步骑二万人,逆击于东光南,大破之,斩首三万馀级。”^③曹操更是“破降黄巾三十万众”(《让县自明本志令》),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“青州兵”。《太平御览》卷三五引《英雄记》:“幽州岁岁不登,人相食,有蝗旱之灾,民人始知采稻,以枣椹为粮,谷一石十万钱。公孙伯圭开置屯田,稍稍得自供给。”^④而曹操实行屯田政策,一般认为始于建安元年(196),“公孙瓒推行屯田开始于汉献帝兴平二年,较之曹操的屯田还要早一年”^⑤。

此外,曹操组建名为“虎豹骑”的骑兵部队,可能也借鉴了公孙瓒的“白马

①萧统编、李善注:《文选》,中华书局,1977年,第618页。

②方诗铭:《从〈汉末英雄记〉看公孙瓒》,《史林》1986年第2期,第33页。

③范曄:《后汉书》,第2359页。

④李昉等:《太平御览》,中华书局,1960年,第166页。

⑤方诗铭:《从〈汉末英雄记〉看公孙瓒》,《史林》1986年第2期,第36页。

义从”。曹操注重骑兵部队的冲击近战作用,从北方草原地区大力引进战马和骑兵,征调乌桓骑兵参军,并先后任命族子曹真、曹仁等为“虎豹骑”统领,是对汉末北方军阀战争经验的总结和发展;而在北方军阀中,以公孙瓒的骑兵实力为最强^①。由此,曹操对“虎豹骑”的建立和使用,既是迫于当时的战争发展态势,并因获致先机而异军突起,同时在对前人经验的汲取中,公孙瓒及其统帅的“白马义从”自是不可或缺。

综合上述,公孙瓒并非曹操的直接敌对势力,而且还很可能在诸多方面有示范作用。我们怀疑在曹魏集团的内部,对公孙瓒是持同情态度的。而且早期的公孙瓒对乌桓、鲜卑等族的抗击,具有正义性质,这也容易得到志在“荡平天下”、“除残去秽”的曹操的好感。曹植以公孙瓒及“白马义从”为原型和本事创作《白马篇》,应该是可以获得曹操首肯和赞许的。

四、本事的回响

清人纪迈宜《俭重堂诗》卷五《赤城集》载其咏史诗曰:

鼓角鸣地中,梯冲舞城上。借问困者谁?白马义从长。摧黄巾,追乌桓,一人勇怯乃尔悬。背刘虞,呼张燕,尘世茫茫思与怨。易京荡荡铁为门,楼橹千重高入云,薄书汲上何纷纷。妇人习大声,空劳百步闻。^②

这首诗咏怀的对象是公孙瓒。但与曹植创作乐府“始辞”的《白马篇》不同,它的本事一望即知,甚至根本称不上是本事。纪迈宜所咏公孙瓒事迹,集中在其生涯末路的“易京之围”,与曹植《白马篇》以“白马义从”英勇抗敌为本事,恰成鲜明对照。

值得点出的是,纪氏“鼓角鸣地中,梯冲舞城上。借问困者谁?白马义从长”的开篇方式,明显是乐府诗的写作手法,而且很可能便是从曹植《白马篇》“白马饰金羁,连翩西北驰。借问谁家子?幽并游侠儿”借鉴而来的。明谢榛盛赞曹植《白马篇》起首,在《四溟诗话》中特别擷出此四句,称“此类盛唐绝句”;严羽《从军行》“翩翩双白马,结束上幽燕。借问谁家子?邯郸侠少年”,他也说是“起承全袭子建《白马篇》”^③。“借问”并作答俨然已成为曹植《白马篇》谋篇布局的标识。

纪迈宜在咏公孙瓒时借鉴曹植《白马篇》的起篇方式,显示他可能已对曹植取用公孙瓒及“白马义从”为曲辞本事的做法孤明先觉。遗憾的是,这位被纪昀称为“寄托遥深”的“偃亭伯父”的诗集,受到世人的关注实在是太少了。

【作者简介】王京州,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。研究方向:中国古典文献学、汉魏六朝文学。

^①李硕、张景平:《三国政权的骑兵建设与运用研究》,《中华文史论丛》2013年第4期,第239-259页。

^②纪迈宜:《俭重堂诗》卷五,《四库未收书辑刊》捌辑26册,北京出版社,2000年,第608页。

^③谢榛:《四溟诗话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61年,第26、43页。